

# 疾病與醫療——從《祁忠敏公日記》 看晚明士人的病醫關係

蔣竹山\*

## 一、前言

長久以來，病人的聲音在醫學史中一直是隱微不見的，但近十年來，有關病醫關係的課題則成為西方醫學史的重要研究對象。病人的紀錄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目前，我們已經可以重新建構麻醉手術發明前的外科經驗，以及了解為何直到十九世紀末，病人還需忍受醫生所慣用的放血及其它激烈治療手法。我們也從病人的觀點知曉不適任的外科醫生如何紀錄其它醫者的角色，特別是健康照護時的產婆角色。<sup>1</sup>

在中國史方面，醫者偶而會在醫案及其它作品中透露他們親身的醫療經驗，但這方面尚屬少見。近來一些學者已將焦點集中在特殊身

---

\* 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本文初步構想來自梁其姿師的啟發，當時原本欲從《祁彪佳日記》看有無張介賓與江南文士的交往資料，儘管有關張介賓的事蹟記載過少，卻發掘出意想不到的病醫關係史料；另外黃一農師指點筆者晚明士人交友網絡的研究方向，在此一併致謝。

<sup>1</sup> Sivin, 1998: 747-48, Shorter, 1993: 783-800.

份的病人上，例如張哲嘉透過清末光緒皇帝的疾病史來看宮廷中的醫病關係，<sup>2</sup>倫敦大學的 Christopher Cullen 則透過明末小說《金瓶梅》來探討民間社會的醫病關係，<sup>3</sup>脈案及文學材料是他們論證的主要根據。除了上述醫案及文學材料外，已被西方史家廣為使用的個人私密性傳記及日記等文本，亦是探討此課題的重要資料來源，不過這方面資料的運用仍有待開發。例如《祁忠敏公日記》(以下簡稱《祁彪佳日記》)就是其中一例，它一部探討明末江南士人病醫關係極佳的文本，但目前學界利用此材料所寫的文章大多集中在日記主人祁彪佳的戲曲、園林、藏書、善舉及官僚生活。<sup>4</sup>

本文則從病人的觀點，透過這部晚明士人日記來探討祁彪佳與浙江醫生之間的關係。主要的問題意識是病人如何記述自身的疾病？病人面對疾病時如何選擇醫生？病人與醫生間的互動關係是什麼？

---

2 Chang, Che-chia.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1874-1908)".

3 Cullen, Christopher.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i," *History of Science* 31 (1993): 99-150.

4 Joanna F. Handlin Smith, "Gardens in Ch' 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1 (February 1992): 55-81. 寺田隆信，紹興祁氏の「澹生堂」について，《東方學會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1987)。寺田隆信，祁彪佳と顔茂猷「迪吉録序」の書かれた頃，秋月觀映，《道教宗教文化》(平河出版社，1987)，頁 471-88。寺田隆信，明末北京の官僚生活について，《文學部研究年報》44 號，該文只是註解崇禎五年日記中的一些事蹟。河山究，明清の文人とオカルト趣味，荒井健編，中華文人の生活 (平凡社，1994)。

## 二、疾病與感知：一位士人家族的疾病史

### (一) 祁彪佳的生平與日記特色

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幼文、弘吉，號世培、遠山堂主人，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萬曆三十年生於府城。父承灝(堂號澹生堂)，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曾任江西參政，是當世著名的藏書家。祁彪佳天啟二年(1622)進士，翌年任福建興化府推官(時年 22)，崇禎四年(1631)入京授福建道御史(《祁彪佳日記》從此時記起)，崇禎六年(1633)出任蘇松巡按。祁彪佳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 19 歲)時，娶紹興府會稽縣商周祚(號等軒、吏部尚書)之女商景蘭(字眉生，1605-?)，著有詩文集《錦囊集》一卷為妻，生有三男四女，長男同孫死於天花(1621-1635)、次男名理孫(1629-?)、三男名班孫(1632-1673)。

《祁彪佳日記》目前較常引用的有以下兩種版本，民國二十六年的《祁忠敏公日記》刊印本與一九九一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祁彪佳文稿》(共三冊，第一冊為奏疏，第二冊為日記、戲曲關係及詩集，第三冊為尺牘與雜文。《祁彪佳日記》共記載了崇禎四年(1631)至弘光元年(1645)的生活史細節。日記共分十冊，以年區分，每冊另有冊名(見表一)，冊前皆有一篇簡單的該年記事，其中第三冊的《巡撫省錄》，只記至崇禎六月初四；而同冊的《巡吳省錄》目前只存有崇禎七年六月十一至十八的記事。其日記的書寫特色是每日記事，舉凡其任官、交友、訪客、賞玩、藏書、遊玩、閱讀、築園、施善、理佛、書信往來、問診、就醫、養病等等生活史，都巨細靡遺的記載。若搭配近日大陸出版的《祁彪佳文稿》中所收藏的數百篇祁彪佳與晚明士人、官府往來書信

的研究，《祁彪佳日記》的確是探索晚明士人於明亡前十年鄉居生活的絕佳史料。

祁彪佳從崇禎八年(1635)因病辭官退居紹興府山陰縣，到弘光元年(1645)投水自盡，這十年間的《祁彪佳日記》中，很詳盡地記載了祁彪佳家族三代所患的疾病，總計有：瘧疾、出痘、肺氣、齒痛、足患、喉痛、脾疾、目疾、疝病、生產調理、小產血崩等等，綜合來看，大致可歸為三類：瘧疾、天花與產後失調，<sup>5</sup>這之中又以對瘧疾的描寫最為仔細。

## (二) 祁彪佳與瘧疾

以往我們對傳統中國疾病史的了解大部分來自醫生觀點的醫案，最主要原因是病人對本身病史的記載太少。透過祁彪佳對瘧疾病況的描寫，我們不僅可以和傳統醫學醫案中對瘧疾的描述作對照；亦可以比對現代熱帶醫學中的瘧疾定義。祁彪佳的例子成了我們從病人觀點了解患病歷程的最好對象。

在傳統醫學文獻中，對瘧疾病因、病理、臨床症狀及治療最有系統的論述，當見《素問·瘧論》：「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股頰，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sup>6</sup>現代醫學將瘧疾(malaria)分為四類：間日瘧、三日瘧、惡性瘧、卵形瘧。其共有的臨床徵狀可分為四期。首先是前驅期，患者有疲乏、不適感。等到瘧原蟲在人體進行無性生殖後，臨床症狀表現在之後的三期。第二

---

<sup>5</sup>《祁彪佳日記》相當詳細地記載了祁妻商景蘭生產前後與小產的調養與患瘧就醫過程，因截稿在即，本文暫不處理。

<sup>6</sup>南京中醫學院編，《黃帝內經素問譯釋》(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頁255。

期是發冷期，患者會全身發抖，下巴抖動。接下來是發熱期，有高熱、頭痛劇烈、口渴、嗜飲冰水。最後一期是出汗期。一般學者通常將這樣的病徵等同於傳統中醫中的瘧疾。<sup>7</sup>其實，古人對瘧疾的定義許多時候是相當模糊的，因此將傳統中國醫書中對於瘧疾的看法等同於現今醫學所了解的瘧疾(malaria)，似乎過於先入為主，對此看法，我們持保留態度。<sup>8</sup>本文不去界定瘧疾就是 malaria；而將焦點放在祁彪佳如何描述其病程，以增加我們對傳統中國患瘧者的實際經驗的了解。

瘧疾是明末紹興諸多盛行的傳染病的一種，祁彪佳曾為此集合地方仕紳及名醫合組藥局施藥治病，他在《藥局議》中曾提到：「給藥止疫、痢、瘧、瀉等時症。其餘痼疾他症。止准給方。不准給藥。」祁彪佳家族所患的瘧疾可說是當時紹興地方疾病史的縮影。<sup>9</sup>根據《祁彪佳日記》的記載，祁彪佳祖孫三代中患有瘧疾者先後有三人，祁彪佳、祁妻商景蘭、及祁母。祁彪佳發瘧於崇禎八年(1635)九月，其妻發於崇禎十年(1637)八月，而祁母則發於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三人中祁母死於瘧疾，祁彪佳的發病期最長，約有十年之久，而祁妻的發病期只有數個月(見表三、四、五)。

祁彪佳從一六三五年得瘧到一六四三年病況惡化，一共歷經九年，崇禎四年(1631)至崇禎七年(1633)可說是發病初期，發病時祁彪佳三十歲，該年九月，他開始已經感受到身體的不適，隨即就請了醫生開些治脾疾的藥。十二月中旬時他所感受到的是一連串的腹痛、嘔

<sup>7</sup>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頁 67-171。范家偉，〈六朝時期人口遷移與嶺南地區瘧氣病〉，頁 27-58。

<sup>8</sup>梁其姿師在研究中國癩瘋病概念演變的歷史時，亦避開去談「癩」、「大風」、「惡風」就是今日我們所謂的癩瘋病(leprosy)。見〈中國癩瘋病概念演變的歷史〉，頁 400。

<sup>9</sup>《祁彪佳集》卷六: 146。

吐、頭痛，終日臥床卻難以就寢，不過當時只有好友橘公兄前來幫忙診脈。崇禎五年至七年，他所描述的一些徵狀：「腹瀉、體疲、體小不快、體熱等等」，似乎還看不出患瘧疾的徵狀，因此此時儘管已有太醫錢君穎、錢振河前來診治，但仍未提到瘧疾一事。一直要到崇禎八年九月二十日，他感覺到：「覺體中不快，與諸兄習靜坐，亦覺此心散亂，不知已有風寒之病矣，午後熱稍作，尚強觀公案數則，體憊甚，方臥，子夜熱稍止」。九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記中正式記載「不果，午後瘧發」，這似乎暗示了在這之前他已經對什麼是瘧疾有了一定的看法。

在這之後，從崇禎八年七月至十一年四月(1635-1638)，他的病況開始進入另一階段，隨著病情的起伏不定，他開始不斷的尋訪名醫，這段期間最常為他診治的是張景岳、袁六卿、王金如。採取避瘧法是祁彪佳治療瘧疾的另一種做法。崇禎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祁彪佳的瘧疾首次病發，九月三十日，祁彪佳採取避瘧於寓山中小閣樓的方式，十月二日再次避瘧於小樓，當日瘧疾因而稍止。這樣的避瘧措施，只是在山中清幽處單純的靜養，還是怕傳染給他人，因此在瘧發時暫時與以隔離，實在難以判斷，較有可能是如崇禎八年九月醫者對祁彪佳的勸告：「心脈浩劫已，極宜避客省事」。此時期的病徵特色是每年必定有一時期會連續數日瘧疾發作，其病徵有漸歇性的寒熱陡作、嗜飲水、腹瀉、氣膈鬱塞等。此外，伴隨瘧疾而來的疾病是齒痛、喉痛，這與瘧疾有無關聯，醫書中並未記載。

崇禎十一年四月到十二年八月，病情暫時控制，約一年多，瘧疾未再發作，該年只有一次就醫張景岳的紀錄。直到崇禎十三年六月起，祁彪佳的瘧疾再度復發。崇禎十三年至十五年(1640-1642)是祁彪佳瘧疾病發的第三階段。崇禎十三年祁彪佳在墓旁守喪時，曾疑惑地向三宜師詢問他已做到：「予舉此心，固不宜或為色身之內。」但何以

心力耗竭，則引起血氣動搖，如怔忡(心悸)等症，三宜師則引書開示他，解釋道：這是因為祁彪佳處理母喪(該年二月祁母因瘧疾辭世)，導致心脈受損。此時期的病徵有：「體倦、腹漲、脾疾、目疾、體熱漸增、喉痛、齒痛、失眠」。崇禎十六年至弘光元年(1643-1645)是瘧疾的最後階段，徵狀有「便血、腹漲加劇、脾胃不適、頭疼、足痛、體熱、喉痛、痰咳」。症狀與第三期差異不大，但程度加劇。

若和張景岳對瘧疾的描寫相較，祁彪佳的敘述較醫案的記載更為詳盡。祁彪佳如何理解他所患的疾病究竟是什麼呢？崇禎八年祁彪佳的解釋竟是「瘧鬼已作祟矣」。祁彪佳將患瘧疾歸為是瘧鬼作祟的說法似乎是受到中古以來道教醫學的影響。這樣的說法，醫書中有不少記載，例如《醫心方》中有「治鬼瘧方」，《醫方類聚》諸瘧門中亦收有許多「禁瘧鬼法」，所謂：「將狗上山下使入海中，有一蟲，不食五穀，只食瘧鬼，招食三千，暮食五百，一食不足，下符更索，速出速去，可得無殃，急急如律令。」<sup>10</sup>相較於類似像《景岳全書》的病因分析，祁彪佳的解釋似乎較傾向於一般民間對瘧疾的看法。

### 三、疾病與醫療：《祁忠敏公日記》所反映的醫療特色

#### (一)醫療訊息管道：薦醫

祁彪佳究竟從何管道來挑選一位優秀的醫生呢？張哲嘉在他的博士論文曾對清代民間醫病關係作過詳細的分析，他提出當時有三種

---

<sup>10</sup>《醫方類聚》第六冊，卷一百二十一 諸瘧門，頁 237。有關中古時期瘧鬼的觀念，見本次會議范家偉之論文。

常見的方法：(1)親研醫籍，(2)隱藏病徵，考驗醫生能否看穿，(3)要求親戚或朋友推薦名醫。<sup>11</sup> 祁彪佳的例子大致與張哲嘉的結論相當接近，目前可看出兩種方式，一是自薦：醫者本身就是祁彪佳的朋友，主動前往協助。一是他薦：經由朋友推薦。尤其前者的友朋關係是目前一般研究病醫關係者所忽略的特色。

根據祁彪佳的日記書寫筆法，他對於醫者身份的稱謂有明顯的區分。例如對於不熟的醫者，他只會稱呼為某某姓醫者，例如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八日，祁彪佳入城會友後，「與祝姓醫者至寓所」。若是朋友兼醫者則稱之為醫者某友，例如崇禎九年五月二十四日，「醫者凌少廣早至，以為症在不起，與陶藤生意合，午後周敬蘭、金素行至，皆是凌說。」另外一類是太醫，大部分祁彪佳都直稱太醫的姓與字號。有時則會尊稱某太醫為某君，例如弘光元年(1645)陳長耀同太醫俞吉夫來祁府，祁彪佳稱之為俞君吉夫。

有許多例子可以看出替祁彪佳治病的醫生是他的朋友，祁彪佳與妻子在寓山靜養期間，每日都有許多朋友來探視他們，這之中有通曉醫術的醫者，例如何芝田、王九韻、王金如、程爾葆、孫越陽。例如，崇禎四年底，祁彪佳可能因瘧疾感覺身體不適時，其好友橘公兄(身份不詳)就曾前來為他診脈治藥。祁彪佳密友王金如更是在他發病的頭幾年常為他診脈、提供醫訊，甚至教導養心之法。祁友何芝田不僅幫祁彪佳診脈，還常陪名醫張景岳至祁府診治。有時祁友會趁拜訪寓山之便，順道替祁彪佳診脈，像弘光元年日記中提到的「程爾葆過訪，為予診脈。」即是一例。

除了透過朋友幫他診治外，祁彪佳的許多醫療訊息來自朋友的推

---

<sup>11</sup> Chang, Che-chia.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1874-1908)," p. 55-83.



薦。例如崇禎十四年六月祁彪佳欲籌組藥局時，曾致書秦屢斯訪太醫姓名；同月二十二日余武貞曾寫信推薦太醫孫越陽。崇禎十六年(1643)四月二十日，祁彪佳感覺氣復作痛不已，就延請太醫給予消氣之劑，可能沒有多大效果，當日遂又向友人馮鄴仙(諱元胤，字爾滔弢，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與祁彪佳為同年進士，曾任戶科給事中，與其兄馮留先並稱「二馮」)及徐心水問名醫訊息，其友人就推薦了顧、李兩位醫者，祁彪佳此處未言其名，似乎與這兩位醫者不熟(《癸未日曆》:15b)。另有一則崇禎十六年的例子，也是因為祁彪佳覺得沒有療效，所以聽從朋友潘淡予的意見，另外延請醫生鄒公于(《癸未日曆》5/24)。另外，有些是朋友的親戚明醫理者，例如祁彪佳的修禪師父汝公師之弟鄒汝恢，祁彪佳即透過汝公師，託其弟診脈，鄒汝恢曾於崇禎十四年祁妻即將生產前，前往祁府診脈，恰巧祁彪佳已延請倪姓太醫，兩人遂一同商酌藥方。

祁彪佳有時亦會向朋友推薦他所認識的醫者。例如，崇禎十二年，正月初三祁彪佳聽說汪父母公郎中痘危及，立即寫信推薦名醫張景岳，之後還寫信邀汪父母出外就醫於張景岳(《棄錄》: 1b、8b)。崇禎十三年，姚江袁與立父母過訪祁彪佳，言其病狀，祁彪佳就推薦老醫張景岳。

總的來說，「薦醫」是明末士人社會中，獲得醫療訊息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祁彪佳的例子中，由祁彪佳醫者朋友主動協助的自薦方式更是醫訊的重要來源。

## (二)問診與醫療方式

### 1、問診方式

當明末的病人知道哪裡有名醫後，以何方式延請醫生呢？在哪些地方進行診治呢？以下即透過其彪佳的例子來探討。目所看到的延醫模式大致有以下幾種：(1)親自前往、(2)委託朋友延請、(3)同朋友一同邀請、(4)僕人延請。

親自前往醫者住所就醫是祁彪佳延醫的方式之一，崇禎十一年(1638)，祁彪佳與妻兒一家大小四人共同入城就醫於張介賓，或許是事先未知會，所以剛好沒碰著(《自鑒錄》：6/25)。從日記中，我們發現祁彪佳對所請的醫者都相當禮遇，有時會託好友前往醫者住所邀請，醫者前往診治時，還會請好友陪同到府，例如崇禎五年(1632)四月八日，祁彪佳好友顏茂猷、蔣安然與甯方兄來訪，祁彪佳就託他們前往醫者錢君穎家中，請錢君穎至祁家為祁妻診脈，剛好醫者家有祁彪佳亦熟識的病人(朱國錡)在場，所以錢君穎至隔日晚上才在祁彪佳好友兼醫者的橘公兄至祁府診治(《樓北冗言》：14a-b)。有時祁彪佳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入城延醫，例如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五日，祁彪佳同翁艾弟至止水庵邀王施仁、忍衣師診脈。同月二十三日，祁彪佳在陸三應、鄒汝功及季超兄的陪同下，乘舟制止水庵邀王施仁診藥。弘光元年四月七日，祁彪佳因喉痛不能飲，遂與鄭九華、張軼凡、方無隅三人入城延王施仁調治。

至於醫病的場所，似乎看不出有固定診治場所，大部分是在祁府。有時在舟中，例如：崇禎八年(1635)祁彪佳與朋友王雲岫、雲瀛一

同遊河，忽然瘧疾發作，體中寒熱交作，但他不為所動，依然賓主籌酌，隨即延張介賓於舟中診視。有時與醫者相約城中某地，例如：崇禎十一年五月十七日，祁彪佳與友人陳長耀入城邀蔣安然共話朝來閣，並在該處待張景岳診脈。有時亦會前往醫者住處就醫（《自鑿錄》5/17）。廟裡亦是就醫場所之一，例如崇禎十四年九月十八，祁彪佳因目疾，前往隆教寺問醫，他並未寫醫者是誰，極有可能是佛教僧醫。

## 2、看診方式與療法

看診方式大多數是由個別醫者診脈、開藥，有時亦會出現兩位醫者共診，或群醫會診的狀況。

從祁彪佳的日記似乎可以看出，醫療過程中診脈與開藥是兩回事，假若同一時期有數位醫生為其治病，通常只會選用醫術較高者所開之藥方，而其他醫者則純粹診脈，提供病情，例如前面提到的鄒汝恢於崇禎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前往祁府為商景蘭診脈，離去後還替祁彪佳乞藥於張景岳。另外弘光元年一月，祁彪佳延請張子環替祁妻診脈，但在用藥仍採納戴見龍的方子。

此外，有時前一位醫者未走，後一位醫者即來診治，就會出現共同商量開藥事宜，例如崇禎十四年(1641)，「醫者鄒汝恢至，適延倪姓太醫，遂與共酌內子之藥。」（《小揀錄》12/6）也有兩位醫者一同前來診治的例子，像崇禎十三年(1640)，祁彪佳延請張景岳、何芝田一同診脈（《感慕錄》8/20）。弘光元年一月十三日甚至在一日之內延請三位醫生錢姓醫者、戴見龍、王施仁的例子。

當面臨危急時則會採群醫會診模式。<sup>12</sup>崇禎九年(1636)五月二十日

---

<sup>12</sup>此處的會診概念並非現代醫院中，各科醫師聯合診治的概念，而是幾位醫

祁彪佳長子祁同孫(1621-1635)出痘，至五月二十九日不治死亡，這八天中一共有周敬蘭、陶藤生、凌少廣、金素行、馬性聚、李明初、王少石、朱清宇、謝爰謙、王金如十位醫生前往診治。這十位醫者除了王金如與祁彪佳有密切往來，在祁彪佳患病期間，扮演診治及推薦醫者的重要角色外，其它醫者都只出現一次而已。此外，除了王金如外，其餘九位醫者的身分又可細分為兩類，一是純粹是醫者身份，另一類則有朋友關係，像陶藤生、凌少廣。再這八天的治療過程中，就療法而言，明顯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用涼藥，另一派則主張用熱劑。前者有陶藤生、凌少廣、金素行；後者以馬性聚為首，支持者有李明初、王少石、朱清宇、謝爰謙。剛開始治療時，祁彪佳採納醫者陶藤生等人的意見，以涼藥治療，到了第三天午後，由於馬性聚力排眾議，主張祁子目前的病況是因為用涼藥所誤。所以因改為熱劑，同日李明初至，亦支持馬性聚的主張，祁彪佳在後者的爭辯下，採納了用熱劑的療法。隔日五月二十五，祁子稍微甦醒，祁彪佳至此更加相信溫補之劑的療效，同日午後王少石至，他的治法亦與馬性聚、李明初不謀而合，從那時起，祁彪佳才真正相信之前都為涼藥療法所誤。但到了第五天，王少石與李、馬醫者同去探視病情，判定痘疹已發，且氣血又不足，已經無可救藥，遂相繼離去。當晚另外一位醫者朱清宇至，又為祁子調治，似乎又有起色。第六天，祁彪佳見又有一線希望，則再度請到李明初及馬性聚到府治療，剛好精於痘疹的謝爰謙從北京來祁府，與王少石斟酌下藥，並贊成李、馬二人的溫補療法。到了第六天，祁子才剛服用溫補之劑，就瀉泄驟下，脾詠頓傷，這樣的反應讓所有醫者感到錯愕，至此醫者才完全放棄，隔日五月二十九日，祁子病情轉劇而不治(見表一)。

---

生一起觀察病情，強調的是數量，而非專長科別的差異。

表(一)祁子出痘過程表

病發日期	出現醫者	病況描寫	療法
第一天 5/22	周敬蘭	而痘頗難之	未用藥
第二天 5/23	陶藤生	痘證危篤	未用藥
第三天 5/24	凌少廣、周敬蘭、金素行、馬性聚、李明初	症在不起	初用涼藥，後改為熱劑
第四天 5/25	王少石、李明初、馬性聚	兒痘稍甦	使用熱劑
第五天 5/26	王少石、李明初、馬性聚、朱清宇	痘起而氣血不足	溫補之劑
第六天 5/27	李明初、馬性聚、謝爰謙、王少石		溫補之劑
第七天 5/28	李明初、馬性聚、謝爰謙、王少石、王金如	脾詠頓傷，瀉洩驟下	溫補之劑
第八天 5/29	王金如	兒疾轉劇	

上述醫家對就究竟該用熱劑或涼藥的爭議，在明清醫案中倒不少見。在這段群醫會診的案例中，我們發現祁彪佳在一連串的不同醫生治療過程中，當面臨差異性極大的不同療法時，扮演了抉擇的角色，究竟他如何判定哪一派的說法才正確時，療效似乎是一項重要的考量。

在醫者替祁彪佳或其家人治病過程中，常有因看法不同而分道揚鑣者，例如弘光元年(1645)正月十二日，祁妻因墮胎，祁彪佳隔日延錢姓醫人來為其妻調養，同日又派僕人到杭州迎接醫者戴見龍、王施仁留宿咸陽閣。隔日王施仁替祁妻診脈時，言有起色，祁彪佳在日記卻記說：「不知此乃虛火上炎之象也」。十五日再延王施仁至，王施仁因祁妻發熱有痰，主張下涼劑，卻與戴見龍意見不合而離去，隨後似乎祁彪佳採納了戴見龍的意見。十七日祁彪佳與戴見龍談於歸雲居中，祁妻忽然血暈，戴以薑湯灌之，才甦醒過來，自那時起祁妻會有

潮熱及體虛之感。二十日時，祁妻徹夜虛汗，終不能眠。二十一日，祁彪佳延張子環來為妻診脈，會請張來診脈，祁彪佳的說法是因為祁妻之前的幾次重病都是張子環父親張介賓所救。

從祁子與祁妻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祁彪佳通常會延請多位醫生一起替病人會診，一旦醫者出現多種意見時，病人對於醫者的意見，並非被動的接受，而是仍有權來決定用哪位醫者的處方。

至於療法方面，除了上述出痘與墮胎兩個例子外，祁彪佳對於醫者如何用藥的記載並不多，爾而會透露出一些使用的藥名，像消氣劑、人參、香連丸、扶產丸、薑桂。崇禎十六年五月三日，祁彪佳因感脾胃不適，當日醫來即判斷脾有積滯，遂以香連丸治之，關於香連丸的用法，醫書上常用來消除因痢疾所引起的脾胃溼熱之毒：

夫痢而能食，胃未病也。若脾胃濕熱之毒，薰蒸清道而上，以致胃口閉塞，遂成禁口證。一方治禁口痢，香蓮丸與蓮肉各半，研末米湯調下。治禁口痢，臍中用田螺入麝香少許，搗爛盒之，以引其熱就下，熱去則欲食也。<sup>13</sup>

此外，瘧疾患者易口渴，嗜食冷水，崇禎十六年五月祁彪佳因常感口渴，醫家遂教他蒸五穀水的方式來解渴。<sup>14</sup>

除了上述醫療特色外，在精神層面上，祁彪佳轉而向佛教求援，尋求心靈上的平靜，此時有許多修道同好與以精神上的鼓勵，醫者兼密友王金如就常以佛法開導他。<sup>15</sup>

<sup>13</sup> 《丹溪醫集》 丹溪治法心要 ，卷二 痢 25。

<sup>14</sup> 筆者遍查《醫方類聚》，查不到有蒸五穀水之做法，照醫書說法，五穀為養氣之主，此處應有益氣解渴之效。

<sup>15</sup> 祁彪佳晚年與江浙一帶的佛教大師往來頻繁，其周圍朋友更不乏虔信佛教者，如王金如與寫《迪吉錄》的顏茂猷，這些朋友常以佛理開示他，關於宗教療法這方面的探討，本文暫不作處理，有待日後再做補充。

### (三) 祁彪佳與越中醫者的往來

祁彪佳求醫的一個特色就是一直不斷的更換醫生，曾在他的日記出現的醫者姓名就將近有四十位之多(見表七)，這種例子相當罕見，祁彪佳為何一直更換醫生，這在當時是否相當普遍呢？祁彪佳所延請的這些醫生身分是什麼？他與這些醫生有何關係？

我們大致可從表(八)看出一個趨勢，從崇禎四年到七年，祁彪佳所延請的醫者以其身邊的朋友兼任居多，其次是北京的太醫。像剛開始替他診脈的王金如，就是常與他有書信往來的好友，《清史稿·儒林傳》中有段王金如的簡短介紹，「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亦國樸(案：沈求如)弟子。嘗入證人社，宗周(案：劉宗周)主誠意，朝式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知蔽。』亦篤論也。順治卒年，年三十有八。」<sup>16</sup>在傳記資料中未提到他是位醫者，但從他幫祁彪佳診脈，在他病危時餽贈參藥，以及協助祁彪佳設藥局與議施藥事來看，他應該知曉一些醫理。從崇禎九年(1636)到崇禎十五年(1642)，出現率最頻繁的醫者當屬張介賓(見表二)，此時正是祁彪佳瘧疾的病發期，除了張介賓外，還有一些地區性的醫者陸續出現，直到崇禎十五年張介賓逝世，此後幫祁彪佳看病的則轉以太醫為主。

在祁彪佳所紀錄的十年病史中的四十幾位醫者，若就醫者活動地域與知名度而言，可分為全國性與地方性醫者；若就醫者身分而言，則有民間醫者與太醫之分(見表三)。以下則分別舉例介紹這些醫者的背景：

---

<sup>16</sup> 《清史稿》卷 487.267: 10977。

## 1、民間醫者

### (1)全國性醫者：張介賓。

崇禎八年時，張介賓已七十三歲，崇禎八年至十五年八年間，張介賓共替祁彪佳一家診治四十二次，是祁家相當倚賴的一位名醫(見表二)，張介賓，字會卿，號景岳，別號通一子，山陰人，為明代著名的醫家，生於嘉靖四十二年(1563)，卒於崇禎十五年(1642)，<sup>17</sup>享年八十歲。因晚年編成《景岳全書》百餘萬言，名聞遐邇，後人皆稱其號。關於張介賓的生平與醫學思想，學界已有深入研究，本文不再贅述，以下則僅就張介賓晚年定居紹興後與祁彪佳的交遊及醫療活動作初步探討。據目前學界研究，張介賓約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57歲)左右南返，於天啟四年(1624,61歲)出版了《類經》，此時張介賓醫術大進，醫名日彰，求治者日盈其門，當時人比之以張仲景與李東垣。黃宗羲曾稱：張景岳「為人治病，深思病源，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覆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方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內奇書。」<sup>18</sup>祁彪佳日記對於張介賓事蹟的記載僅止於他替祁彪佳一家診治的過程，至於兩人私交方面，日記著墨甚少，祁彪佳曾於崇禎十

<sup>17</sup>一般醫學史研究者皆誤將其卒年推為崇禎十三年，今透過《祁彪佳日記》，得知張介賓一直幫祁彪佳治病至崇禎十五年(1642)，此後則不再出現在日記中，因此卒年應當為崇禎十五年。關於大陸醫史界對張景岳的生平考證，見黃漢儒，〈關於張景岳生平及著作的若干考證〉，《中華醫史雜誌》13.3(1983): 145-48。陳蓉蓉，〈《景岳全書》初刊年份言〉，《中華醫史雜誌》29.2(1999,4): 113-14。

<sup>18</sup>其醫學思想見〈張景岳醫學學術思想研究〉，收於李志雍主編，《張景岳醫學全書》。



二年五月十九日作書復張景岳，但考《祁彪佳文稿》所收尺牘，並無給屬名張景岳的信函，只有一封是給張卿子的信，該封信中只提到：「昨別後，更深復有大磨難，幾不成行，今絕計入山矣。」從信函內文看不出收信者是張景岳，但因為張介賓字會卿，因此稱張會卿為張卿子似乎有可能。假若此張卿子就是張景岳，即可看出祁彪佳與張景岳還是有朋友交情。比較令人不解的是，若兩人有交情，為何張景岳於崇禎十五年逝世時，《祁彪佳日記》上沒有絲毫記載；反之，祁彪佳好友兼醫者王金如過世時，祁彪佳尚表哀悼之意。因此兩人即使有交情，理當不深，這點從祁彪佳有時還需要委託醫生延向張景岳取藥方，即可看出。

表(二)張介賓診治祁彪佳家族一覽表

年代	醫事活動	年齡
崇禎八年 (1636)	10/24 延醫張景岳診脈。 11/1 以王雲岫瀛之招予棹舟……體中寒熱交作，予不為動……延醫張景岳至，即於舟中診視。 11/8 偕內子理棹遊劉氏園亭，泊舟於南門，延醫張景岳診脈。 12/19 宋天岳來，隨別去，出就醫于張景岳，不值。 12/20 迎醫張景岳至。	73
崇禎九年 (1636)	8/20 攜眉兒就醫于張景岳。	74
崇禎十年 (1637)	閏 4/3 攜眉兒至張景岳寓診脈。 10/23……及至張景岳所診脈，乃歸。	75
崇禎十一年 (1638)	4/17 與內子入城延醫，錢心繹、張景岳先後診脈。 5/17 與陳長耀入城，邀蔣安共話朝來閣，待張景岳診脈。 6/25 與內子二兒同入城就張景岳醫，而景岳已他出。 7/1 與內子及兩兒入城就醫。……歸，張景岳來診脈。 9/1 張景岳以診脈來。 9/3 延醫張景岳為老母診脈。 9/5 以侍老母疾，即歸，張景岳至，兼為內子診脈。 11/23 徐大使士志來謁，餽扶產丸，適得其用，醫者錢心繹、張景	76

	岳俱至，及午後產一女。	
崇禎十二年 (1639)	3/16 邀汪父母出，就醫於張景岳。 9/18 為內子延醫張景岳。	77
崇禎十三年 (1640)	閏 1/19 延醫張景岳至，老母體稍痊。 閏 1/25 延醫張景岳至。 閏 1/29 張景岳延至，用藥即去。 4/19 予便道就醫於張景岳。 5/28 與鄭九華、陳繩之入城，並攜眉兒就醫，向張景岳乞藥。 6/10 姚江袁與立父母早過訪，言其病狀，予亟挽之，且以老醫張景岳薦。 7/29 待張景岳不至。 8/20 歸寓，言張景岳同何芝田診脈。 8/28 午後再出陳體玄寓，攜酌餉之，值張卿子來為之診脈，乃別歸。 10/21 移家入城就醫 抵寓，延張景岳診脈。	78
崇禎十四年 (1641)	12/14 延張景岳診脈，薄暮一至寓山，晚內子體復不安，徬徨終夜。 12/15 張景岳再至調治。 12/16 商繩菴來問內子病，頃之，張景岳亦至，以內子大有起色，為喜雲間。 12/18 迎張景岳至，為內子調理。  12/21 張景岳至，以內子大有可痊之機，乃更前藥，而以補陰為主，鄒培宇同之入城。 12/26 張景岳至，為內子調理，又易姜桂等藥。	79
崇禎十五年 (1642)	1/5 內子體尚未健，延張景岳再診脈。 1/9 又問藥於張景岳家。 1/13 以內子症似有火，延張景岳再調治之。 1/18 與姚玄叔至寓山，及歸，候張景岳為內人診脈，言脈已大痊，下清火之藥而去。……目有小恙，不能夜讀書。 1/28 鄒汝恢先晚自城中來為內子診脈，且為代乞藥於張景岳。 2/3 內子移舟至偏門，延張景岳來診脈。 6/7 歸寓，延張景岳診脈，入舟，又延鄒培宇診脈。 7/29 飯於外父家，延張景岳診脈。 9/3 至張景岳家求診脈。	80

## (2)地方型醫者：

這類醫生數量最多，約佔全部醫生的四分之三。例如袁六卿、何芝田、王金如。從表(四)、(五)、(六)、(七)可看出祁彪佳的醫生當中，有些只診治過一次，他們之中有些人是專治喉、齒痛的專科醫生，像張宏海專治喉疾，張行素專醫牙齒。(以下待補)

## 2、太醫

太醫是祁彪佳患瘧晚期相當倚賴的一群醫者。《祁彪佳日記》中出現的太醫，究竟是否真是具有官銜的官醫？還只是對醫者的尊稱而已？前面幾節我們已經提到祁彪佳在日記中對醫生的稱謂有不同的方式，假若太醫只是敬稱而已？怎麼樣條件的醫者會被稱作太醫呢？透過表(七)「《祁彪佳日記》記載醫者一覽表」，前後共有九位太醫曾幫祁彪佳家族治病過，他們分別是王施仁、王培元、余吉夫、凌敬泉、孫越陽、盧仁宇、錢心鐸、錢君穎、錢振河。從公私兩個方面可以看出他們與祁彪佳的關係，公領域方面：祁彪佳兩度延請越中名醫成立藥局，施藥鄉里。<sup>19</sup>第一次於崇禎九年(1636)延請的名醫計有：龔太守、張景岳、凌敬泉、吳竺庭、徐星嶽、王培元、傅會宇、王澄陽、唐九有、童五萊。第二次於崇禎十四年則有余中孚、孫越陽、徐興峨、凌敬泉、王培元、沈敬樞等十二人。透過籌組藥局的機會，祁彪佳藉由官場友人認識了這些太醫，有時祁彪佳會趁著太醫輪值之餘，請求順便替他及其家人診治。在私領域方面：祁彪佳在崇禎六年前，曾於

---

<sup>19</sup>關於祁彪佳在地方所推動的慈善活動，見 Angela Ki Che Leung, "Organized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pp. 134-66. 及梁其姿, 《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頁 38、72。

北京擔任過御使一職；而於崇禎十六年後，祁彪佳又奉命至江浙一代主管考試職務。在這兩次任官的機會中，祁彪佳結識了一些醫生，從這兩個任官時期他所請的醫生大多稱為太醫看來，這些太醫應當是真正的太醫，而非只是尊稱而已。以下則舉孫越陽與王施仁的例子。

孫越陽：康熙《紹興府志》有傳：

孫燮和字越陽，山陰人，幼穎異，能詩文。專精歧黃，就醫者不論貧富，詳審精密，檢閱方書，幾廢食寢。庚辰(案：崇禎十三年，1640)歲荒，加以時疫，副史鄭瑄奉常金蘭撫軍祁彪佳，設立藥局，延燮和主之，全活無數，鄉里翁然稱焉。又好施予，供母饗外，盡為周卹宗黨姓氏，促居就食，甥婚女配，皆力為之。子襄化，山陰諸生，宣化康熙丁未進士，授曲陽令。<sup>20</sup>

王元輔：康熙《紹興府志》對王元輔的描述如下：

王元輔字施仁，山陰人，幼業儒，少孤，秉性仁慈，每以濟人為念，適一老翁詣家，與語歧黃精奧，元輔敬禮之，晨夕罔怠，後辭去，于臂間出祕錄授之曰，女得此，可以壽世兼導以攝養之法，自是以醫名。每遇貧乏孤寡，必先診視，歲所存活不勝指屈，號善樂施，終生不倦，子三，長之瀚，舉於鄉，次之俊，亦以醫行世。<sup>21</sup>

上述引文並看不出王施仁為太醫，但祁彪佳於弘光元年六月四日的日記中曾記有王施仁為太醫：「因李年嫂有病，同太醫王施仁至山，且為內子診脈。」王施仁為祁彪佳一家診治時，已是崇禎十六年底，祁彪佳的病況已經日漸嚴重，他一共替祁彪佳看過三次。每次延請王施仁，祁彪佳都相當慎重地在朋友的陪同下就醫或邀請，可見祁彪佳對

<sup>20</sup>康熙《紹興府志》，卷五十七，人物志·方技：4666-67。

<sup>21</sup>康熙《紹興府志》，卷五十七，人物志·方技：4668。

他的禮遇與重視。除了祁彪佳外，弘光元年，王施仁也曾為祁妻診治瘧疾。

從以上祁彪佳與紹興地區一帶醫者往來的關係看來，祁彪佳所延請的醫者並非來自盛極一時的吳中醫派，<sup>22</sup>而是平日就與他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醫者朋友。時效與地域限制或許是考量之一，但朋友關係所帶來的信任卻是他更重要的選擇因素。若以與祁彪佳關係來論這四十位醫者，我們發現許多醫者與祁彪佳不單只是病人與醫生關係，還帶有朋友關係，這層關係增加了他對醫者的信任與尊重。儘管祁彪佳當時雖辭官在鄉，但在地方上因舉善事及主持地方公議，因此頗孚眾望。儘管他隱居寓山園林，卻終日與四周文人墨客往來，因而累積了深厚的人脈及聲譽，這種文化資本有助於他與浙江醫者的往來。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何祁彪佳能夠請到當地那麼多醫生為其診治的現象。

#### 四、結論

透過晚明士人祁彪佳的研究，我們發現祁彪佳對為他一家治病的醫者相當敬重及禮遇，身為病人的他與醫生間的關係相當和諧。儘管祁彪佳有一兩則日記述說醫者誤用藥物之事；但在日記及尺牘中，我們卻絲毫看不出有關祁彪佳對醫者的任何抱怨。若將祁彪佳的例子和 Cullen 的《從《金瓶梅》看帝制晚期中國的病醫關係》一文作比較，可發現醫者在小說中和在真實生活中的形象確實有極大的差距，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太醫形象的看法。《金瓶梅》中有句話正可描繪小說對醫者形象的負面看法：

---

<sup>22</sup> 有關吳中醫派在明代的地位討論，參見邱仲齡，〈儒醫、世醫與庸醫：明代典籍中對於醫者的評論〉。

我做太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只會賣杖搖鈴，那有真材實料。  
行醫不按良方，看脈全憑嘴調。撮藥治病無能，下手取積而妙。  
頭疼須用繩箍，害眼全憑艾醮。心疼定敢刀剝，耳聾宜將針套。  
得錢一味胡醫，圖利不圖見效。尋我的少吉多兇，到人家有哭  
無笑。

為何小說會有如此負面的看法？這反映了民間的集體心態嗎？  
或許是我們下一步要處理的課題。

表(三)《祁彪佳日記》分冊篇名一覽表

日記篇名	撰寫日期	撰寫地點	出處
《涉北程言》	[明]崇禎四年(1631)	北京	《祁忠敏公日記》第一冊
《樓北冗言》	[明]崇禎五年(1632)	吳縣	《祁忠敏公日記》第二冊
《役南瑣記》 附《巡撫省錄》	[明]崇禎六年(1633)	吳縣	《祁忠敏公日記》第三冊
《役南瑣記》 附《巡吳省錄》	[明]崇禎七年(1633)	吳縣	《祁忠敏公日記》第三冊
《歸南快錄》	[明]崇禎八年(1635)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三冊
《居林適筆》	[明]崇禎九年(1636)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四冊
《山居拙錄》	[明]崇禎十年(1637)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四冊
《自鑿錄》	[明]崇禎十一年(1638)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五冊
《棄錄》	[明]崇禎十二年(1639)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五冊
《感慕錄》	[明]崇禎十三年(1640)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六冊
《小掾錄》	[明]崇禎十四年(1641)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七冊
《壬午日曆》	[明]崇禎十五年(1642)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八冊
《癸未日曆》	[明]崇禎十六年(1643)	北京 至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九冊
《甲申日曆》	[明]崇禎十七年(1644)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十冊
《乙酉日曆》	[明]弘光元年(1645)	山陰	《祁忠敏公日記》第十冊

表(四) 祁彪佳病況與療法對照表

年代	病況	療法
崇禎四年 (1631)	12/15 就寢忽腹中作處，嘔吐幾委頓矣。 12/16 頭岑岑痛，強起，啜粥一甌，即臥竟日不能食 12/18 竟日臥床褥，竟夜不寐。 12/19 予雖起，猶不能冠。	12/17 病小愈，起坐，橘公兄來診脈治藥。
崇禎五年 (1632)	3/19 余有河魚之疾，腹中作痛，羅天樂早至，強起見之，少感春寒。 5/1 體為之疲，易小輿以歸。 7/5 兩體倦少臥。 10/26 是日體小不快。	4/6 王九韻至，蓋昔為先人治病者也。
崇禎六年 (1633)	1/8 體中小不快。 1/9 體中尚不快 5/23 體中已小不快，方抵舟，幾於成痢，猶復口占，頃之，而體中熱大作，抵家中，夜呻吟，幾不能支。 5/24 體小愈，猶不能起也。 6/3 予以體未健，猶服藥。	1/9 以問藥，先歸。 3/14 請錢君穎診脈酌方。 5/25 延醫來，以王程有限，從輿疾以行，是日發起馬牌。
崇禎七年 (1634)		6/12 醫生錢振河診脈。
崇禎八年 (1635)	9/20 覺體中不快，與諸兄習靜坐，亦覺此心散亂，不知已有風寒之病矣。午後熱作，尚強觀公公案數則，體憊甚方臥，子夜熱稍止。 9/22 不果，午後瘧發，以聚談一室，並為少減。 9/26 王培元至，即別去。薄午瘧發較前為稍輕。	7/29 約童五萊來診脈。 9/23 以就醫。 9/24 醫者王培元來診脈而寒熱陡作，乃就診，瘧發頗厲，思飲水不得，猶幸病中此心不至散亂，其季超兄指點之方耶。 9/30 避瘧於小樓，然亦竟不能閉觀隋史遺，未兩回文輒就枕。



	<p>9/28 於書舍關山陰邑志，而瘧鬼已作崇矣，燈下汗浹熱，只得謝象三書。</p> <p>10/1 觀小說以清暇日，時體已倦，極僵，臥時為多。</p> <p>10/27 同內子卜築於寓山，歸舟忽體不快，少頃瘧作矣。</p> <p>11/1 以王雲岫瀛之招予棹舟，體中寒熱交作，予不為動。</p> <p>12/17 喧熱如暮，春寒，衣解其半。</p>	<p>10/2 再避瘧於小樓上，是日瘧止。</p> <p>10/9 金如為予診脈。</p> <p>10/12 以心病較增，再求王金如診脈，且為予定方，與金如談養心之方。</p> <p>10/24 延醫張景岳診脈。</p> <p>11/1 延醫張景岳至，即於舟中診視。</p> <p>11/3 醫者以予心脈浩劫已，極宜避客省事。</p> <p>11/8 偕內子理棹遊劉氏園亭，泊舟於南門，延醫張景岳診脈。</p> <p>12/19 宋天岳來，隨別去，出就醫于張景岳，不值。</p> <p>12/20 迎醫張景岳至。</p>
崇禎九年 (1636)	<p>4/11 喧熱流汗，靜坐中神思更覺昏亂出。</p> <p>5/3 午後瘧發，抵暮方止。</p> <p>5/4 病瘧不出，然尚勉理家務。</p> <p>5/5 瘧再發，不能理蒲觴，不知佳節之過眼也。</p> <p>5/6 瘧已，然體倦，竟日臥書室間，閱陽明語錄，季超兄教以念佛數息之法，甚得力。</p>	<p>11/12 飯後，延童五萊診脈。</p>
崇禎十年 (1637)	<p>5/9 予連日以心火上炎，氣膈鬱塞，不能多看書。</p> <p>9/12 晚有河魚之疾。</p>	<p>1/25 齒痛稍愈，袁六卿至。</p> <p>1/30 候醫者袁六卿。</p> <p>2/2 袁六卿至。</p> <p>10/23 及至張景岳所診脈，乃歸。</p>
崇禎十一年 (1638)	<p>1/11 是晚患齒痛。</p> <p>1/12 予齒更痛。</p> <p>4/7 予晝臥即覺身熱，仍至山，則熱甚，入夜始解。</p> <p>4/11 臥疾內室，午間瘧稍發，旋愈，自此不復發矣。</p> <p>6/3 出寓山，體中小不快。</p>	<p>4/9 延醫袁六卿來診脈，予體倦就臥，寒熱如故。</p> <p>4/10 袁六卿至，診脈。</p> <p>4/17 與內子入城延醫，錢心繹、張景岳先後診脈。</p> <p>5/17 與陳長耀入城，邀蔣安共話朝來閣，待張景岳診脈。</p>

	<p>8/5 晚齒痛復劇。 8/7 以喉痛，延醫用藥。 9/8 脾疾。 9/11 齒痛未愈，出寓山，體覺不快。</p>	<p>6/4 延醫袁六卿來。 6/11 是日延袁六卿診脈。 6/25 與內子二兒同入城就張景岳醫，而景岳已他出。 7/1 與內子及兩兒入城就醫。歸，張景岳來診脈。 8/8 與祝姓醫者至寓所。</p>
崇禎十二年 (1639)		8/1 就醫於張景岳。
崇禎十三年 (1640)	<p>6/23 予舊疾復舉發，不能觀書。 7/19 鬱火之病，至是復發。 7/29 待張景岳不至。 8/8 予體中稍感風寒，延醫療治。 8/9 予體中倦極，勉理出殯諸務。 8/15 予體中病甚，不復茹飯，環樞而宿。 8/17 然何以心力耗竭，則血氣動搖如怔忡等症 蓋予自初理殯務，每雞鳴後，即不能寐，心脈受病已久。 8/27 體甚倦，少息。 10/19 是日患脾疾。 10/20 是晚內子歸，脾疾轉劇。</p>	<p>4/19 予便道就醫於張景岳。 6/8 午後小憩于試鷹館，再延醫治喉乃歸。 7/7 是日操觚，始本原師及祝姓醫者相繼來晤。 7/19 汝功師之令弟，汝恢明醫理，託之診脈。 8/20 歸寓，延張景岳同何芝田診脈。 8/28 午後再出陳體玄寓，攜酌餉之，值張卿子來為之診脈，乃別歸。 10/21 移家入城就醫 抵寓，延張景岳診脈。</p>
崇禎十四年 (1641)	<p>5/12 體倦熟寐。 5/16 得陳長耀書，知邁瘧疾，與方，無隅散。 7/7 在寓山，腹中少有煩脹之意。 8/22 連日予有脾疾，甚節飲食。 8/24 脾疾小愈，以心火上炎，不能觀書。 9/11 以目疾，不甚觀書。 11/20 有脾疾，但於客房坐香俱不得力。</p>	<p>7/8 近午方抵藥局，兩太醫為孫越陽、盧仁宇，予即求越陽為予診脈。 9/18 以目疾，問醫於隆教寺。 10/23 抵楓橋，宿於祁文吾醫舍。</p>

<p>崇禎十五年 (1642)</p>	<p>5/1 體中稍不快，晝臥。 體熱稍減，臥於內房，午後熱稍增 6/11 商家姑來問予病，是日始覺 寒，知為瘧疾矣，鄒培宇再診 脈而去。 6/12 袁祿卿來診脈，瘧發至晚止。 6/14 是日齒痛兼喉痛，徹夜殆不可 忍。 6/15 請醫治喉 是日瘧止。 6/28 上午體倦，熟寐於內。 8/6 予以疝氣，臥不安者半夜。 8/8 夜患齒痛。 11/26 目有河魚之疾，不能行。</p>	<p>6/7 歸寓，延張景岳診脈，入舟，又延 鄒培宇診脈。 6/9 鄒培宇來診脈， 6/11 鄒培宇再診脈而去。 6/12 袁六卿來診脈。 6/14 袁六卿為予診脈， 7/29 飯於外父家，延張景岳診脈。 8/7 出寓山，延醫治疝病。 8/9 延醫張行素，醫齒而歸。 9/3 至張景岳家求診脈。 12/14 延醫錢君穎調理 不能出 門 以病不能入朝。</p>
<p>崇禎十六年 (1643)</p>	<p>1/6 有風不出，以洩血，延醫調治。 2/21 以便血。 2/28 以先一夜小腹作楚， 3/5 夜體中以下，腹氣滿不安。 4/10 晚氣墮病發至五鼓乃少 愈， 予以病發，不能出， 延醫下藥。 4/13 體中氣墮，又少發。 4/19 方寢遽覺腹脹，頃之愈甚乃叫 號，徹夜幾不能生。 4/20 氣腹作痛不已， 4//21 痛稍止，脹猶未消。 4/23 始食粥，然體倦更甚。 4/26 予倦臥，猶幸夜睡 ....稍有起 色。 6/3 予脾胃之疾，以鬱久，作痰至 此，遂覺少愈。 7/10 是日從衙門歸，有種種拂意 事，聞之不覺病發。 12/9 是日體倦，勉強支持。</p>	<p>2/21 請太醫診脈。 2/21 延太醫調治。 2/28 早延太醫至，遂投以消氣之劑， 又向馮鄰仙、徐心水問名醫，薦 顧姓李姓，兩人來飲，其藥皆未 有效也。 4/21 錢君穎太醫，一日而兩來下藥。 4/27 是日始用蔘五分，蓋因弱極耳。 5/3 是日醫來，以脾有積滯，用香連 丸。 5/5 延太醫下藥。 5/10 宋孔章來，謝岵雲亦來，留 宋飯，共酌醫方。 5/8 醫來合丸藥。 5/11 醫家以予作渴，乃教以蒸五穀水 法。 5/15 拜牌延醫。 5/24 先是病中，延醫錢君穎未甚效， 今從潘淡予言，更延鄒公于，蓋 胃中痰滯已甚，尚未敢用補也。 5/27 延太醫調治。 7/11 延錢君穎診脈。 11/5 先日訂太醫，以風雨辭之。</p>

		同翁艾弟至止水菴邀王施仁，忍衣師先後至，診脈下藥。 11/23 予與陸三應、鄒汝功、季超兄之舟至止水菴，邀王施仁診藥。
崇禎十七年 (1644)	2/8 余移居養疾。 2/22 予痔病漸愈，已能步履。 3/22 予喉間作痛。 5/13 病已極矣。 6/3 連日熱極而勞，亦極體甚困憊，乃呼醫予次日調治。 8/12 予以煩勞太過，致傷脾胃，延醫調治。	1/22 至偏門延王施仁、忍衣師看病，乃知生痔且成漏蓋已。 2/3 延醫李充陽治痔疾。 2/6 李太醫是日調理痔病。 2/13 李充陽太醫為予調治痔疾。 3/22 覓醫調治。 4/19 姑蘇醫者錢振河來晤。 5/13 乃延醫何嗣沖調理。 8/26 晤松滋王予太醫錢振河家。 9/1 戴見龍為予診脈，言心氣耗竭已極矣。 10/21 戴見龍入署為予診脈。
弘光元年 (1645)	4/6 予以喉痛不能飲。 4/10 盛暑喉疾少愈。 4/18 予以痰嗽甚苦。 5/24 患頭風，小臥。 6/23 予以足痛，臥西樓下。	1/24 與戴見龍談玄脩之功於遠閣，見龍為予調治，云心脈甚微，當有大病，宜善理之。 2/2 晚送戴見龍過武林，留劑以調治。 2/8 遣奴子過江迎戴見龍。 2/19 陳長耀同太醫俞君吉夫來。薄暮大雨，與張軼凡、戴見龍、陳長耀小酌呼紅幌。 4/5 日來患喉痛，延醫陳君治之。 4/7 與鄭九華、張軼凡、方無隅入城延醫王施仁調治。 4/8 延醫張宏海治喉，即留宿內宅。 4/15 邀王施仁診脈。 4/26 程爾葆過訪，為予診脈。 5/4 日體熱，靜坐咸暢閣 是日請呂幼嘉為予診脈。

表(五) 祁妻商景蘭病況與醫療對照表

年代	病況	療法
崇禎五年 (1632)		4/8 顏壯其、蔣安然來，適甯方兄至，偕去請錢醫為內子診脈，適五十六兄及朱國錡在座。 11/3 延錢君穎為內子診脈。 12/1 四鼓內子即臨盆，予值侍班，乃知在朝時即得一子，送醫者錢君穎去。
崇禎九年 (1636)		6/23 是日內子以八月孕，因哭殤子致產，泊晚，延醫錢心繹至，即就宿。 6/24 內子於午刻產一女。 7/6 是日暨陽兩壽生及醫者錢心繹俱來。 7/28 太醫錢心繹至，為內子診脈。 8/13 延太醫凌敬泉諸君八人，陪之者為張介子、王金如、季超兄 出邀童五萊為內子診脈。 11/12 飯後，延童五萊診脈。
崇禎十年 (1637)	8/13 午後因內子發瘧頗厲，不獲觀書。	閏 4/20 復偕內子至商姑家，延醫診脈。 5/4 予以內子臨盆，不能預閱楞嚴經。 5/16 午間內子臨盆，幾至危殆，幸復安痊，延醫錢繹思至，留之宿。 5/17 送錢心繹去，為內子調治之餘，得縱觀王鳳洲《山園記》。 5/18 錢心繹至。 5/20 午後錢心繹亦至。 6/4 午後方延醫至。 6/21 延童五萊為內子診脈。 8/17 延醫袁六卿診脈。 8/20 延醫袁六卿診脈。 11/28 再至外家，延醫為內子診脈。
崇禎十一年 (1638)		9/5 以侍老母疾，即歸，張景岳至，兼為內子診脈。 11/22 內子將臨盆，起呼醫者。 11/23 徐大使士志來謁，餽扶產丸，適得其用，醫者錢心繹、張景岳俱至，及午後產一女。 11/26 數日間，內調產婦，外理家事。
崇禎十二年 (1639)		5/3 徐大使爾志來謁，授以扶產方。 8/1 就醫於張景岳。 9/18 為內子延醫張景岳。
崇禎十四年	12/9 晚內子	8/11 俞中孚以診內子之脈。

(1641)	因未彌月而產，忽爾血崩，幾于暈絕，為之徬徨者竟夜。	12/4 內子有孕，欲延醫調治之。 12/6 鄒汝恢至，適延倪姓太醫，遂與共酌內子之藥。 12/11 袁六卿以內子漸愈，亦別。 12/14 延張景岳診脈，薄暮一至寓山，晚內子體復不安，徬徨終夜。 12/15 張景岳再至調治。 12/16 商繩菴來問內子病，頃之，張景岳亦至，以內子大有起色，為喜雲間。 12/18 迎張景岳至，為內子調理。 12/20 及晚，鄒培宇買參來為內子修藥。 12/21 張景岳至，以內子大有可痊之機，乃更前藥，而以補陰為主，鄒培宇同之入城。 12/26 張景岳至，為內子調理，又易姜桂等藥。
崇禎十五年 (1642)	1/1 內子始坐於床，覺有起色，是日係破日，不事筆硯。	1/5 內子體尚未健，延張景岳再診脈。 1/9 又問藥於張景岳家。 1/13 以內子症似有火，延張景岳再調治之。 1/18 與姚玄叔至寓山，及歸，候張景岳為內人診脈，言脈已大痊，下清火之藥而去。 目有小恙，不能夜讀書。 1/28 鄒汝恢先晚自城中來為內子診脈，且為代乞藥於張景岳。 2/1 內子將養病寓山，移器具為遷居計。 2/3 內子移舟至偏門，延張景岳來診脈。 3/19 鄒培宇為內子合丸藥。 12/30 初以內子之病，徬徨醫藥。
崇禎十七年 (1644)		3/4 更餘同內子冒雨至山邀李充陽太醫。
弘光元年 (1645)	1/17 與戴見龍談於歸雲寄，內子忽血暈，以姜湯灌之，始甦，自是時患潮熱，而虛弱甚矣。 1/20 晚見內子，徹夜虛汗，竟夕不	1/13 延醫人錢姓者來為內子調治。 又過杭迎戴見龍、延醫王施仁至，留宿咸暢閣。 1/14 王施仁診內子脈，言有起色，不知虛火上炎之象也。 1/15 王施仁延至，以內子發熱有痰，下涼劑，與戴見龍議不合，夜分。 1/21 延張子環來診脈，以內子昔日之病，乃其尊公景岳所保全也，然藥仍用戴見龍者。 1/23 侄延戴見龍為其內子下藥，予輩待之。 2/1 止祥兄長媳為予甥女，以血病，內子留之山中就醫。 2/6 無事調治內子藥餌。 2/8 遣奴子過江迎戴見龍。

	<p>能寐。 1/22 內子稍 覺有起色。</p>	<p>5/29 內子以誤受藥餌，病甚，予以參解之。 6/4 因李年嫂有病，同太醫王施仁至山，且為內子診脈，蓋內子時亦覺病甚也。 是日招李充陽為內子治瘵。 6/9 更餘延王施仁來為內子治瘵病。 6/28 又以內子病甚，作書戴見龍求藥。 閏 6/1 李充陽、倪涵初相繼延來為予疾內子治病。</p>
--	-----------------------------------	--

表(六) 祁母病況與醫療對照表

年代	病況	療法
崇禎六年 (1633)	5/27 早方知老母於昨夜體不快，予不欲行，請改其期。	
崇禎九年 (1636)	2/14 老母以嘔吐伏枕亟	2/14 延醫王培元調理
崇禎十年 (1637)	1/21 老母患肺氣，方劇，徬徨終夜。 1/23 歸侍老母，予齒痛，至是四五日，是日痛更劇。 9/6 以老母有河魚之疾，與鄭九華以小艇抵家。	1/22 延醫，王培元亦至，老母體少安。 1/24 老母體復小劇，延醫袁六卿至。 4/25 延醫治老母足患。
崇禎十一年 (1638)	8/25 老母瘡發，待湯藥之暇。 8/27 老母復瘡發。 8/29 老母瘡發頗劇，晚小臥，起仍侍疾，乃寢。 9/6 老母瘡愈深。	8/25 延醫者王培元，晚至，留之宿。 9/1 張景岳以診脈來。 9/3 延醫張景岳為老母診脈。 9/5 以侍老母疾，即歸，張景岳至，兼為內子診脈。 11/13 延醫袁六卿為老母診脈。 11/20 調藥為老母治咳。
崇禎十三年 (1640)	2/2 予抵家，老母已歸矣。	閏 1/16 老母臥疾，延醫王培元至。 閏 1/19 延醫張景岳至，老母體稍痊。 閏 1/25 延醫張景岳至。 閏 1/29 張景岳延至，用藥即去。



(表七)《祁彪佳日記》記載醫者一覽表

醫者姓名	首次出現時間	末次出現時間	治療疾病名稱	醫治對象	身分	與祁彪佳關係	備註
王九韻	1632/4/6	1632/4/8	瘧疾	祁彪佳	民醫	祁家父執輩醫者	
王少石	1636/5/25	1636/5/27	痘疾	祁子	民醫		
王金如 (朝式)	1635/10/9	1640/1/17	瘧疾、痘疾 疔	祁彪佳、祁子	民醫	好友	祁彪佳密友
王施仁 (元輔)	1645/1/13	1645/6/9	瘧疾	祁彪佳、祁妻	太醫	好友(同年關係)	
王培元	1635/9/24	1640/1/16	瘧疾	祁母	太醫		
朱清宇	1636/5/26	同左	痘疾	祁子	民醫		出現一次
何芝田	1640/8/20	同左	瘧疾	祁彪佳	民醫	好友	出現一次
何嗣沖	1644/5/13	同左	瘧疾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余吉夫	1645/2/19	同左	不詳	不詳	太醫		出現一次
呂幼嘉	1645/5/4	同左	瘧疾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李充陽	1644/2/3	同左	瘧疾	祁彪佳、祁妻	太醫		
李明初	1636/5/24	1636/5/26	痘疾	祁子	民醫		
周敬蘭	1636/5/22	1636/5/24	痘疾	祁子	民醫		

金素行	1636/5/24	同左	痘疾	祁子	民醫		出現一次
金素庵			痘疾		民醫		
俞中孚	1641/8/11	同左	瘡疾	祁妻	太醫		出現一次
倪涵初	1641/6/10	1641/12/6	痘疾	祁妻	民醫		
凌少廣	1636/5/24	同左	痘疾	祁子	民醫		出現一次
凌敬泉	1636/8/13	同左	不詳		太醫		協設藥局
孫越陽 (變和)	1641/7/8	同左	瘡疾	祁彪佳	太醫	好友	協設藥局
袁六卿	1637/1/24	1642/6/14	瘡疾	祁彪佳、祁母、祁妻、祁子	民醫		
馬性聚	1636/5/24	1636/5/26	痘疾	祁子	民醫		
張子環	1645/1/21	同左	瘡疾	祁彪佳	民醫		張介賓之子
張行素	1642/8/9	同左	齒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張宏海	1645/4/1	同左	喉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張景岳	1635/10/24	1642/9/3	瘡疾	祁彪佳、祁母、祁妻、祁子	民醫		

				子			
陶藤生	1636/5/22	同左	痘疾	祁子	民醫		出現一次
程爾葆	1645/4/26	同左	瘧疾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童五菜	1635/7/29	1637/6/21	瘧疾	祁妻	民醫		
鄒公子	1664/3/	同左	瘧疾	祁彪佳	民醫		出現一次
鄒汝恢	1641/10/5	1642/1/18	瘧疾	祁妻、家僮	民醫		
鄒培宇	1641/12/20	1642/6/11	瘧疾	祁彪佳	民醫		
盧仁宇	1641/7/8	同左	不詳		太醫		
錢心鐸 (鐸思)	1636/7/16	1638/11/23	瘧疾、生產	祁妻	太醫		
錢君穎	1632/4/8	1643/7/11	瘧疾	祁彪佳	太醫		
錢振河	1633/6/12	1644/8/26	瘧疾	祁彪佳	太醫		
戴見龍	1644/9/1	1645/6/28	瘧疾	祁彪佳	民醫	朋友	
謝爰諏	1636/5/27	同左	痘疾	祁子	民醫		出現一次

表(八)分年出現醫者統計表

年代	出現醫者	治療項目
崇禎四年(1631)	橘公兄	瘧疾
崇禎五年(1632)	王九韻、錢君穎	瘧疾、生產
崇禎六年(1633)	錢君穎、錢振河	瘧疾
崇禎八年(1635)	童五萊、王培元、王金如、張景岳	瘧疾
崇禎九年(1636)	王培元、王金如、周敬蘭、陶友藤、 凌少廣、金素行、馬性聚、李明初、王少 石、朱清宇、謝爰諷、錢心鐸、童五萊	瘧疾、痘診、早產
崇禎十年(1637)	王培元、袁六卿、張景岳、錢心鐸、 童五萊	肺氣、齒痛、足患、生產、 瘧疾
崇禎十一年 (1638)	袁六卿、錢心鐸、張景岳、王培元	齒痛、瘧疾、喉痛、生產
崇禎十二年 (1639)	張景岳	產後調理
崇禎十三年 (1640)	王培元、張景岳、鄒汝恢、何芝田	瘧疾、脾疾
崇禎十四年 (1641)	孫越陽、盧仁宇、俞中孚、袁六卿、 倪涵初、張景岳	瘧疾、脾疾、目疾、小產 血崩
崇禎十五年 (1642)	張景岳、鄒汝恢、袁六卿、張行素、 錢君穎	產後調理、瘧疾、喉痛、 疝氣、齒痛
崇禎十六年 (1643)	顧、李醫者、錢君穎、王施仁、忍衣師	瘧疾
崇禎十七年 (1644)	李充陽、袁六卿、錢振河、何嗣沖、 戴見龍	瘧疾、喉痛、瘧疾

弘光元年(1645)	戴見龍、王施仁、張環子、陳君、張宏海、 程爾葆、呂幼嘉、李充陽、倪涵初	瘧疾
------------	--	----





## 參考書目

### 一、原始文獻

《祁忠敏公日記》

《祁彪佳文稿》

《醫方類聚》

南京中醫學院編，《黃帝內經素問譯釋》（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

康熙《紹興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康熙五十八年刊本影印）。

### 二、二手資料

#### 中文部分

江幼新，太醫難當：從清代皇帝有關醫藥的硃批(諭)看御醫，〈故宮博物院院刊〉3(1982):14-18。

李志雍主編，《張景岳醫學全書》（山東：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邱仲齡，儒醫、世醫與庸醫：明代典籍中對於醫者的評論，見「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2000/4/28-30）。

范家偉，六朝時期人口遷移與嶺南地區瘴氣病，〈漢學研究〉16.1(1998):27-58。

梁其姿，中國麻瘋病概念演變的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2(1999):399-438。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台北：聯經，1997）

鄭文，北宋仁宗英宗醫療事件始末，〈中華醫史雜誌〉22(1992):244-47。

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1.(1993):67-171。



## 英文部分

- Angela Leung, Ki Che. "Organized in Ming 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g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8.1(1987):134-66.
- Chang, Che-chia.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The Imperial Ph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1874-190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8).
- Cullen, Christopher.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i*," *History of Science* 31(1993):99-150.
- Idema, Wilt. "Disease and Doctors, Drugs and Cures: A Very Preliminary List of Passages," *Chinese Science* 2(1977):37-63.
- Shorter, Edward. "The History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Routledge, 1993), pp. 783-800.
- Sivin, Natha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Now and Anon," in *Positions* 6.3 (1998): 731-62.

## 日文部分

- 寺田隆信， 明末北京の官僚生活について ，《文學部研究年報》44號
- 寺田隆信， 祁彪佳と顔茂猷 「迪吉錄序」の書かれた頃
- 寺田隆信， 紹興祁氏の「澹生堂」について ，《東方學會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1987)。
- 秋月觀映，《道教宗教文化》(平河出版社，1987)
- 河山究， 明清の文人とオカルト趣味 ，荒井健編， 中華文人生活 (平凡社，1994)。

## 附錄：《祁彪佳日記》中的醫事條錄

### 崇禎四年(1631)

- 12/15 就寢忽腹中作處，嘔吐幾委頓矣。  
 12/16 頭岑岑痛，強起，啜粥一甌，即臥竟日不能食  
 12/17 病小愈，起坐，橘公兄來診脈治藥。  
 12/18 竟日臥床褥，竟夜不寐。  
 12/19 予雖起，猶不能冠。

### 崇禎五年(1632)

- 3/19 余有河魚之疾，腹中作痛，羅天樂早至，強起見之，少感春寒。  
 4/6 王九韻至，蓋昔為先人治病者也。  
 4/8 顏壯其、蔣安然來，適甯方兄至，偕去請錢醫為內子診脈，適五十六兄及朱國錡在座。  
 4/10 橘兄偕錢君穎至，已為內子調飲濟數服矣。  
 5/1 體為之疲，易小輿以歸。  
 7/5 雨體倦少臥。  
 7/20 是晚為姜穎愚延醫。  
 10/26 是日體小不快。  
 11/3 延錢君穎為內子診脈。  
 12/1 四鼓內子即臨盆，予值侍班，乃知在朝時即得一子，送醫者錢君穎去。

### 崇禎六年(1633)

- 1/8 體中小不快。  
 1/9 體中尚不快 以問葉先歸。  
 3/14 請錢君穎診脈酌方。  
 5/23 體中已小不快，方抵舟，幾於成痢，猶復口占，頃之，而體中熱大作，抵家中，夜呻吟，幾不能支。  
 5/24 體小愈，猶不能起也。  
 5/25 延醫來，以王程有限，從輿疾以行，是日發起馬牌。  
 5/27 早方知老母於昨夜體不快，予不欲行，請改其期。  
 6/3 予以體未健，猶服藥。  
 6/12 醫生錢振河診脈。

### 崇禎七年(1634)

6/12 醫生錢振河診脈。

### 崇禎八年(1635)

7/29 約童五萊來診脈。

9/20 覺體中不快，與諸兄習靜坐，亦覺此心散亂，不知已有風寒之病矣。午後熱作，尚強觀公公案數則，體憊甚方臥，子夜熱稍止。

9/22 不果，午後瘧發，以聚談一室，並為少減。

9/23 以就醫。

9/24 醫者王培元來診脈 而寒熱陡作，乃就診，瘧發頗厲，思飲水不得，猶幸病中此心不至散亂，其季超兄指點之方耶。

9/25 力疾作書。

9/26 王培元至，即別去。 薄午瘧發較前為稍輕。

9/28 於書舍關山陰邑志， 而瘧鬼已作祟矣，燈下汗浹熱，只得謝象三書。

9/30 避瘧於小樓，然亦竟不能閉觀隋史遺，未兩回文輒就枕。

10/1 觀小說以清暇日，時體已倦，極僵，臥時為多。

10/2 再避瘧於小樓上，是日瘧止。

10/9 金如為予診脈。

10/12 以心病較增，再求王金如診脈，且為予定方，與金如談養心之方。

10/24 延醫張景岳診脈。

10/27 同內子卜築於寓山，歸舟忽體不快 少頃瘧作矣。

11/1 以王雲岫瀛之招予棹舟 體中寒熱交作，予不為動 延醫張景岳至，即於舟中診視。

11/3 醫者以予心脈浩劫已，極宜避客省事。

11/8 偕內子理棹遊劉氏園亭，泊舟於南門，延醫張景岳診脈。

12/17 暄熱如暮，春寒，衣解其半。

12/19 宋天岳來，隨別去，出就醫于張景岳，不值。

12/20 迎醫張景岳至。

### 崇禎九年(1636)

2/14 老母以嘔吐伏枕亟，延醫王培元調理。

3/2 午後同王金如出於柯園，診孀母脈，金如別去入城。

4/11 暄熱流汗，靜坐中神思更覺昏亂出。

5/3 午後瘧發，抵暮方止。

5/4 病瘧不出，然尚勉理家務。

5/5 瘧再發，不能理蒲觴，不知佳節之過眼也。

5/6 瘧已，然體倦，竟日臥書室間，閱陽明語錄，季超兄教以念佛數息之法，甚得力。

5/20 同鄭九華至寓山，以祖兒出痘，頗為關心，即歸。

- 5/22 同鄭九華至寓山，歸，午後醫者周敬蘭至，言同兒痘頗難之，遂留之，陪宿，次早乃別。
- 5/23 鄭九華獨至寓山，予留家為同兒治藥，時痘症為篤，舉室惶惶，予處此晚醫者陶友藤生至。
- 5/24 醫者凌友少廣早至，以為症在不起，與陶藤生意合，午後周敬蘭、金素行至，皆是凌說。
- 6/9 是日與王金如議施藥事，燈下即草募藥條款九條。
- 6/10 與金如復酌施藥事。
- 6/14 與季超兄入城延越中名醫，如龔太守、張景岳、凌敬泉、吳竺庭、徐星嶽、王培元、傅會宇、王澄陽、唐九有、童五萊十人。
- 6/23 是日內子以八月孕，因哭殤子致產，泊晚，延醫錢心繹至，即就宿。
- 6/24 內子於午刻產一女。
- 7/6 是日暨陽兩壽生及醫者錢心繹俱來。
- 7/16 午後出報謝諸太醫。
- 7/28 太醫錢心繹至，為內子診脈。
- 8/13 延太醫凌敬泉諸君八人，陪之者為張介子、王金如、季超兄 出邀童五萊為內子診脈。
- 8/20 攜眉兒就醫于張景岳。
- 11/12 飯後，延童五萊診脈。

#### 崇禎十年(1637)

- 1/21 老母患肺氣，方劇，徬徨終夜。
- 1/22 延醫，王培元亦至，老母體少安。
- 1/23 歸侍老母，予齒痛，至是四五日，是日痛更劇。
- 1/24 老母體復小劇，延醫袁六卿至。
- 1/25 齒痛稍愈 袁六卿至。
- 1/30 候醫者袁六卿。
- 2/2 袁六卿至。
- 2/8 舉放生社，出入社者為徐因是、徐丙行、袁六卿。
- 3/30 時眉兒有病，延醫袁六卿診脈。
- 4/25 延醫治老母足患。
- 閏 4/3 攜眉兒至張景岳寓診脈。
- 閏 4/20 復偕內子至商姑家，延醫診脈。
- 5/4 予以內子臨盆，不能預閱楞嚴經。
- 5/9 予連日以心火上炎，氣膈鬱塞，不能多看書。
- 5/16 午間內子臨盆，幾至危殆，幸復安痊，延醫錢繹思至，留之宿。
- 5/17 送錢心繹去，為內子調治之餘，得縱觀王鳳洲《山園記》。

5/18 錢心繹至。  
5/20 午後錢心鐸亦至。  
6/4 午後方延醫至。  
6/21 延童五萊為內子診脈。  
8/13 午後因內子發瘧頗厲，不獲觀書。  
8/17 延醫袁六卿診脈。  
8/20 延醫袁六卿診脈。  
9/6 以老母有河魚之疾，與鄭九華以小艇抵家。  
9/12 晚有河魚之疾。  
10/23 及至張景岳所診脈，乃歸。  
11/28 再至外家，延醫為內子診脈。

#### 崇禎十一年(1638)

1/11 是晚患齒痛。  
1/12 予齒更痛。  
4/7 予晝臥即覺身熱，仍至山，則熱甚，入夜始解。  
4/9 延醫袁六卿來診脈，予體倦就臥，寒熱如故。  
4/10 袁六卿至，診脈。  
4/11 臥疾內室，午間瘧稍發，旋愈，自此不復發矣。  
4/17 與內子入城延醫，錢心繹、張景岳先後診脈。  
5/17 與陳長耀入城，邀蔣安共話朝來閣，待張景岳診脈。  
6/3 出寓山，體中小不快。  
6/4 延醫袁六卿來。  
6/11 是日延袁六卿診脈。  
6/25 與內子二兒同入城就張景岳醫，而景岳已他出。  
7/1 與內子及兩兒入城就醫。歸，張景岳來診脈。  
8/5 晚齒痛復劇。  
8/7 以喉痛，延醫用藥。  
8/8 與祝姓醫者至寓所。  
8/25 老母瘧發，待湯藥之暇。延醫者王培元，晚至，留之宿。  
8/27 老母復瘧發。  
8/29 老母瘧發頗劇，晚小臥，起仍侍疾，乃寢。  
9/1 張景岳以診脈來。  
9/3 延醫張景岳為老母診脈。  
9/5 以侍老母疾，即歸，張景岳至，兼為內子診脈。  
9/6 老母瘧愈深。  
9/8 脾疾。

- 9/11 齒痛未愈，出寓山，體覺不快。  
 11/13 延醫袁六卿為老母診脈。  
 11/20 調藥為老母治咳。  
 11/22 內子將臨盆，起呼醫者。  
 11/23 徐大使志來謁，餽扶產丸，適得其用，醫者錢心繹、張景岳俱至，及午後產一女。  
 11/26 數日間，內調產婦，外理家事。

### 崇禎十二年(1639)

- 1/3 聞汪父母公郎中痘危急，作書薦醫。  
 3/16 邀汪父母出，就醫於張景岳。  
 5/3 徐大使爾志來謁，授以扶產方。  
 8/1 就醫於張景岳。  
 9/18 為內子延醫張景岳。

### 崇禎十三年(1640)

- 閏 1/16 老母臥疾，延醫王培元至。  
 閏 1/17 得王金如書，予復之餽之蔘藥。  
 閏 1/19 延醫張景岳至，老母體稍痊。  
 閏 1/25 延醫張景岳至。  
 閏 1/29 張景岳延至，用藥即去。  
 2/2 予抵家，老母已歸矣。  
 4/19 予便道就醫於張景岳。  
 5/28 與鄭九華、陳繩之入城，並攜眉兒就醫，向張景岳乞藥。  
 6/8 午後小憩于試鷹館，再延醫治喉乃歸。  
 6/10 姚元袁與立父母早過訪，言其病狀，予亟挽之，且以老醫張景岳薦。  
 6/23 予舊疾復舉發，不能觀書。  
 7/7 是日操觚，始本原師及祝姓醫者相繼來晤。  
 7/19 鬱火之病，至是復發，汝功師之令弟，汝恢明醫理，託之診脈。  
 7/29 待張景岳不至。  
 8/8 予體中稍感風寒，延醫療治。  
 8/9 予體中倦極，勉理出殯諸務。  
 8/15 予體中病甚，不復茹飯，環柩而宿。  
 8/17 然何以心力耗竭，則血氣動搖如怔忡等症 蓋予自初理殯務，每雞鳴後，即不能寐，心脈受病已久。  
 8/20 歸寓，言張景岳同何芝田診脈。  
 8/27 體甚倦，少息。

- 8/28 午後再出陳體玄寓，攜酌餉之，值張卿子來為之診脈，乃別歸。  
10/19 是日患脾疾。  
10/20 是晚內子歸，脾疾轉劇。  
10/21 移家入城就醫 抵寓，延張景岳診脈。

### 崇禎十四年(1641)

- 5/12 體倦熱寐。  
5/16 得陳長耀書，知邁瘡疾，與方，無隅散。  
7/7 在寓山，腹中少有煩脹之意。  
7/8 近午方抵藥局，兩太醫為孫越陽、盧仁宇，予即求越陽為予診脈。  
8/11 俞中孚以診內子之脈。  
8/22 連日予有脾疾，甚節飲食。  
8/24 脾疾小愈，以心火上炎，不能觀書。  
9/11 以目疾，不甚觀書。  
9/18 以目疾，問醫於隆教寺。  
10/5 鄒汝恢自城中來為家僮治病。  
10/20 袁六卿來為朋兒診脈。  
10/23 抵楓橋，宿於祁文吾醫舍。  
11/20 有脾疾，但於客房坐香俱不得力。  
12/3 以雍之病，不能復天樂收牛種。  
12/4 內子有孕，欲延醫調治之。  
12/6 鄒汝恢至，適延倪姓太醫，遂與共酌內子之藥。  
12/9 晚內子因未滿月而產，忽爾血崩，幾于暈絕，為之徬徨者竟夜。  
12/10 延醫袁六卿，倪涵初及錢姓者相繼向天童師借參，補之病，亦少愈。 諸醫別，  
仍留袁六卿宿。  
12/11 袁六卿以內子漸愈，亦別。  
12/14 延張景岳診脈，薄暮一至寓山，晚內子體復不安，徬徨終夜。  
12/15 張景岳再至調治。  
12/16 商繩菴來問內子病，頃之，張景岳亦至，以內子大有起色，為喜雲間。  
12/18 迎張景岳至，為內子調理。  
12/20 及晚，鄒培宇買參來為內子修藥。  
12/21 張景岳至，以內子大有可痊之機，乃更前藥，而以補陰為主，鄒培宇同之入城。  
12/26 張景岳至，為內子調理，又易姜桂等藥。

### 崇禎十五年(1642)

- 1/1 內子始坐於床，覺有起色，是日係破日，不事筆硯。  
1/5 內子體尚未健，延張景岳再診脈。

- 1/9 又問藥於張景岳家。
- 1/13 以內子症似有火，延張景岳再調治之。
- 1/18 與姚玄叔至寓山，及歸，候張景岳為內人診脈，言脈已大痊，下清火之藥而去。……  
目有小恙，不能夜讀書。
- 1/28 鄒汝恢先晚自城中來為內子診脈，且為代乞藥於張景岳。
- 2/1 內子將養病寓山，移器具為遷居計。
- 2/3 內子移舟至偏門，延張景岳來診脈。
- 3/19 鄒培宇為內子合丸藥。
- 5/1 體中稍不快，晝臥。
- 6/7 歸寓，延張景岳診脈，入舟，又延鄒培宇診脈。
- 6/9 體熱稍減，臥於內房，鄒培宇來診脈，午後熱稍增。
- 6/11 商家姑來問予病，是日始覺寒，知為瘧疾矣，鄒培宇再診脈而去。
- 6/12 袁祿卿來診脈，瘧發至晚止。
- 6/14 袁六卿為予診脈，是日齒痛兼喉痛，徹夜殆不可忍。
- 6/15 請醫治喉 是日瘧止。
- 6/28 上午體倦，熟寐於內。
- 7/1 德公兄因越中疾疫盛行，合予輩延僧誦經。
- 7/29 飯於外父家，延張景岳診脈。
- 8/6 予以疝氣，臥不安者半夜。
- 8/7 出寓山，延醫治疝病。
- 8/8 夜患齒痛。
- 8/9 延醫張行素，醫齒而歸。
- 9/3 至張景岳家求診脈。
- 11/26 目有河魚之疾，不能行。
- 12/14 延醫錢君穎調理 不能出門 以病不能入朝。
- 12/30 初以內子之病，徬徨醫藥。

### 崇禎十六年(1643)

- 1/6 有風不出，以洩血，延醫調治。
- 2/21 以便血，請太醫診脈。
- 2/28 以先一夜小腹作楚，延太醫調治。
- 3/5 夜體中以下，腹氣滿不安。
- 4/10 予以病發，不能出延醫下藥。
- 4/13 體中氣墮，又少發。
- 4/20 氣腹作痛不已，早延太醫至，遂投以消氣之劑，又向馮艮仙、徐心水問名醫，薦顧姓李姓，兩人來飲，其藥皆未有效也。
- 4/21 痛稍止，脹猶未消，錢君穎太醫，一日而兩來下藥。



- 4/23 始食粥，然體倦更甚。  
4/26 予倦臥，猶幸夜睡 稍有起色。  
4/27 是日始用蔘五分，蓋因弱極耳。  
5/3 是日醫來，以脾有積滯，用香連丸。  
5/5 延太醫下藥。  
5/8 醫來合丸藥。  
5/10 宋孔章來，謝帖雲亦來，留宋飯，共酌醫方。  
5/11 醫家以予作渴，乃教以蒸五穀水法。  
5/15 拜牌延醫。  
5/24 先是病中，延醫錢君穎未甚效，今從潘淡予言，更延鄒公于，蓋胃中痰滯已甚，尚未敢用補也。  
6/3 予脾胃之疾，以鬱久，作痰至此，遂覺少愈。  
7/11 延錢君穎診脈。  
8/1 但聞理兒患痢，方有起色，不免懸念。  
11/5 先日訂太醫，以風雨辭之。 同翁艾弟至止水菴邀王施仁，忍衣師先後至，診脈下藥。  
11/23 予與陸三應、鄒汝功、季超兄之舟至止水菴，邀王施仁診藥。  
12/9 是日體倦，勉強支持。

#### 崇禎十七年(1644)

- 1/22 至偏門延王施仁、忍衣師看病，乃知生痔且成漏蓋已。  
2/3 延醫李充陽治痔疾。  
2/6 李太醫是日調理痔病。  
2/8 余移居養疾。  
2/13 李充陽太醫為予調治痔疾。  
2/22 予痔病漸愈，已能步履。  
2/23 又邀袁六卿馮年丈內人診脈。  
2/25 是晚舉酌降雪居，謝李充陽太醫。  
2/26 大雨，李充陽別去。  
3/4 更餘同內子冒雨至山邀李充陽太醫。  
3/22 予喉間作痛，覓醫調治。  
4/19 姑蘇醫者錢振河來晤。  
5/13 病已極矣，乃延醫何嗣沖調理。  
6/3 連日熱極而勞，亦極體甚困憊，乃呼醫予次日調治。  
8/12 予以煩勞太過，致傷脾胃，延醫調治。  
8/26 晤松滋王予太醫錢振河家。  
9/1 戴見龍為予診脈，言心氣耗竭已極矣。

9/11 季超兄所聘戴見龍精於醫，因軍中多病，乃命中軍官朱士裔同之開藥局於泗洲堂。

10/21 戴見龍入署為予診脈。

11/23 託戴見龍仍料理吳門藥局。

### 弘光元年(1645)

1/13 延醫人錢姓者來為內子調治。 又過杭迎戴見龍、延醫王施仁至，留宿咸暢閣。

1/14 王施仁診內子脈，言有起色，不知虛火上炎之象也。

1/15 王施仁延至，以內子發熱有痰，下涼劑，與戴見龍議不合，夜分。

1/17 與戴見龍談於歸雲寄，內子忽血暈，以姜湯灌之，始甦，自是時患潮熱，而虛弱甚矣。

1/20 晚見內子，徹夜虛汗，竟夕不能寐。

1/21 延張子環來診脈，以內子昔日之病，乃其尊公景岳所保全也，然藥仍用戴見龍者。

1/22 內子稍覺有起色。

1/23 侄延戴見龍為其內子下藥，予輩待之。

1/24 與戴見龍談玄脩之功於遠閣，見龍為予調治，云心脈甚微，當有大病，宜善理之。

2/1 止祥兄長媳為予甥女，以血病，內子留之山中就醫。

2/2 晚送戴見龍過武林，留劑以調治。

2/6 無事調治內子藥餌。

2/8 遣奴子過江迎戴見龍。

2/19 陳長耀同太醫俞君吉夫來。薄暮大雨，與張軼凡、戴見龍、陳長耀小酌呼紅幌。

2/23 夜與潘楚張、戴見龍、張軼凡及翁艾地輩，共酌於蔣安然家。

2/24 徐伯調忽病，戴見龍為之調治。

4/5 日來患喉痛，延醫陳君治之。

4/6 予以喉痛不能飲。

4/7 與鄭九華、張軼凡、方無隅入城延醫王施仁調治。

4/8 延醫張宏海治喉，即留宿內宅。

4/10 盛暑喉疾少愈。

4/15 邀王施仁診脈。

4/18 予以痰嗽甚苦。

4/26 程爾葆過訪，為予診脈。

5/4 日體熱，靜坐咸暢閣 是日請呂幼嘉為予診脈。

5/24 患頭風，小臥。

5/29 內子以誤受藥餌，病甚，予以參解之。

6/4 因李年嫂有病，同太醫王施仁至山，且為內子診脈，蓋內子時亦覺病甚也。 是日招李充陽為內子治瘵。

6/9 更餘延王施仁來為內子治瘵病。

6/10 以詩扇贈王施仁，延醫倪涵初至。

6/23 予以足痛，臥西樓下。

6/28 又以內子病甚，作書戴見龍求藥。

閏 6/1 李充陽、倪涵初相繼延來為予疾內子治病。